史通訓故補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五

北平黄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　鎮備九參訂
常山邵志譙吧雲同訂

黜煩第六十一條

夫史之煩文已於叙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為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

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上、其點用朱粉雌黃並得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其側書亦用朱粉雌黃等、如正行用粉、則別注者用朱黃、以此為別、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我摭實而談、是非苟誣前哲、

後漢書、光武自西征隗囂至漆、諸將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馬援夜至、

帝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囂將士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為勢。開示諸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前漢書。初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問禹。禹不能對。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除二十四紓

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及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而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可伐也

除三十一字　移三字

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謌者、不之丹朱而謳謌舜、舜舜原本無第二舜字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云、原本重出舜年二十以孝聞句、堯舉之上、復重出三十兩字、今依郭本刪之、堯舉之、除二十九字　加七字。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帝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曰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除五十七字。加五字。案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于下文不當復云為人臣。今就于朱點之中。復有此重復。造次筆削。庸可盡乎。

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殺者也、項氏世世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除三十字加二十四

字釐革其次序

呂氏本紀以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嫌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類我又戚姬幸常獨從上之關東日夜泣涕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踈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此事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過為重矣今又見于呂后紀固可畧而

不言除七十五字加十二字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景公卒糾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禯一作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

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

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以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

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宅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

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除一百八十四字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畧點簽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宜削除今輙具列於斯藉為鑒戒者爾凡為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憫焉永惟蒸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

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
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
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
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
撰漢紀畧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
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甘泉建章
宮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灾異
者各三人自餘抄撮佗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
者凡有制誥一字不遺惟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

主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修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輙減詔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贊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唱噱（一作嘆）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于斯是知史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

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徵
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夷門者、城之東
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嘉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
接岩穴隱者、不耻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高祖每
過之、祠奉不絕、除十五字加二十字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而不肯仕宦
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
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遂東圍邯鄲、趙
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安釐王使將軍晉

鄗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號今齊湣王已益弱今惟秦雄天下此非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而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新

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

圍城之中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居此重圍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 梁未覩秦稱帝之害也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云云 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亦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焉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矣吾將言之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云 於是新

垣衍起再拜而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致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云云除三百七十五字加七字

屈原傳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謫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聞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詞

曰云云賈生為長沙傅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鴞曰鵩賈生既以謫居長卑濕自恐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詞曰云云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無狀歲餘亦死時年三十二矣除七十六字加三字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

病知人死生多驗詔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與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以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藥醫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后八年中得見師臨淄元里公乘陽慶已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書甚精我

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明歲即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常以為人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臣意年盡三十九也齊侍史成自言病也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已下皆述一生醫療効驗事除二百九十五字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仍謂為宋襄公不去宋襄

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句踐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辨按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為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覩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功曹以為王生每嗜酒亡節度不可從遂不聽從至

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如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云上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除八十四字

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

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其所作詠史詩詠聲旣淸詞又藻麗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云云從桓溫北伐作北征賦其文之高者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于相傳云獲麟于北野誕靈物以瑞德奚受體于虞者疚尼父之慟泣似實慟

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于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于天下之後便改移韻從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宏應聲答曰感不絕于子心遡流風而獨寫云云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謝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以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輙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觀者無不歎

服時人歎其卒而能要焉此事出檀道鸞晉陽秋及劉義慶世說除一百十四字加十九字

十六國春秋曰郭禹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于劉昞遂别設一席于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壻焉昞遂畜衣来坐神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壻昞其人也除二十二字校三十六字

孫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挍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五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六

北平黄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　鎮備九氏訂

文安紀曾蔭松村同訂

雜説上第七二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

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刺之甚也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唯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它例一何乖踳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為謬歟

春秋左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弑之。

春秋左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之。楚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補注］

春秋宣公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徵舒。丁亥。楚子入陳。閔公二年十十有二月。狄入衛。隱公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隱公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謳跌宕而不羣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如二傳之敘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

如此論文拙觕已甚佀知不如葵之語只似世說中無意味語失非出自夫子

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于左氏也非唯不可為魯衛之政差肩鴈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強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鳥鳴為啼花發為

笑花之與鳥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即其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爲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聞之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七月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弒其君、曷爲加弒、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蹤丁郭、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弒逆加名、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故使編次不倫、比諭非類、言之可爲嗤怪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

珍按齊客適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舊本作上客食魚今依鄭本改正。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飧曰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盍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為菲食著之實錄以為格言非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春秋公羊傳。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

愈。復損一衣。則朕然愈。許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補注 逸士傳。丁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親形像。事之如生。朝夕定省。

氏族箋釋。郭巨。字文章。林縣人。至孝。生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因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兒。及掘坑。得黃金一釜。

春秋公羊宣公六年傳。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盾。勇士入其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云云。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況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

文丁殺季歷商王文丁紂之祖父也史通誤以為文王而諸注亦不之考何耶沈約竹書注所載甚詳

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啟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剌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瑣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史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聾瞽、無由覺悟也、

瑣語。晉平公夢見赤羆窺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敗于顓頊。

自沒于深淮之淵。其色赤。其狀熊。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

史記八條

夫編年叙事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畧甚多（劉遺民曹續皆于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若以古方今則知太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

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服其善叙事豈時無英秀易爲雄覇者乎不然何虚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又倉公傳稱其傳黄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黄帝扁鵲之脉書以下它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别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叙事也何哉○太史公撰

論語當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壁其書始出太史公作史記時未嘗行于講肆列于學宮也秖後時而譏前賢殊失論世之義

冉季游夏具載于仲尼弟子列傳而以

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謂管子晏子也）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語行于講肆列于學宮重加編勒秖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厥義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

不入儒林循吏為讖謬矣

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司馬遷自序傳云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迺喟然而嘆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叙如此何其畧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者乍似同陵陷没遂寘于刑又似為陵所間獲罪于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之脩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秋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古人立言惟求大體所在若必取材配白選字切貼則數書一考高出馬遷頭地矣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魯行唁臧堅抉死此閹宦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耶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于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

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于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檿弧箕服、童于宣厲之年、徵褰與襦、顯自文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它皆傚此、安得於魏無譏責者哉、夫國

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盖嬀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鸑鷟鳴于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于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太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不其惑乎自兹以後作者著述往往

而然如魚豢魏畧虞世南帝王論或叙遼東公孫之敗魚豢魏畧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於箕而上微是謂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遵則德教不設而淫濫首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或述江左陳氏之亡虞世南帝王畧論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為揚州從事夢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諒知冥數非獨人事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前漢書司馬遷傳贊遷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亦勤矣自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史記始皇九年下吏治嫪毐事連相國呂不韋秦王不忍致法免相國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

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徙處蜀。不韋懼誅。飲鴆死。

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齊師夜遁。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前漢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

春秋左傳。晉薦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秦饑。乞糴于晉。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弗聽。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晉侯卜之。卜右。慶鄭吉。弗使。九月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歸。

史記。始皇三十二年。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為亥。而反備北胡。

春秋左傳。僖公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

春秋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大夫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為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春秋左傳。閔公元年。晉獻公滅魏。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前漢書。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

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
祖

魏志青龍景初明帝改元

陳書永定武帝改元

〔補注〕

漢書司馬遷傳既被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薦賢之義遷報之書遷死後其書稍出

史記周本紀幽王嬖愛褒姒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宣王之世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幽王竟廢申后及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欲逐季氏以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公退之九月戊戌伐季氏叔孫氏之司馬鬷戾陷西北隅以入孟氏見叔孫氏之旌執郈昭伯伐公徒己亥公遜于齊次于陽州

唐書藝文志虞世南帝王論畧五卷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駮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遊烏集無度雖外飾威重

而内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鈌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觀太史公之創表也于帝王則叙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𩔰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徑寸之内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叙使讀書者閲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禄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表

殆非其類歟葢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恡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為標牓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仍每于篇後云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户口也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事則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户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

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輙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准太史曾無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司馬遷之叙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于事終

東方朔本姓張氏父名夷母田氏女見郭憲洞冥記而漢書畧不之及乃謂不

則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
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
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尋（一作李）固于馬揚傳末皆
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
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
例不純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
殁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
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畧故世莫之

述其亡歿藏時爲惝見亦小矣

知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並其失也

班固稱項羽賊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于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人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爲是乎答曰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畧至于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爲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

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耶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輙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既刪畧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篇末夫以規諷隗囂巽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史記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將兵暴露助楚討不義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

史記高祖見四皓指示戚夫人曰我欲易太子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為吾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將安所施。

史記。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從高祖擊項籍。封韓王。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韓王信。初為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

前漢書。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字子卿。天漢元年。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為匈奴所留。凡十九年始歸。

前漢書。韋孟。為楚王傅。卒于鄒。自孟至賢五世。賢授昭帝詩。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

前漢書。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怨王侯叛已。難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前漢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歷官丞相。封西平侯。初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治獄平。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

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果封侯傳世云・

前漢書・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汝東歸・為汝掃除墓地耳・遂去・後歲餘・延年果敗・

後漢書・班固幽通賦・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異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其所引宣曹興敗魯衛名語・皆言命之有定也・

補注

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注曰・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文信申通用・按良下韓時・乃韓王成・非韓王信・師古注誤・

晉書・張輔傳・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仕至秦州刺史・為帳下督富整所殺・嘗論班固司馬遷云云・

後漢書・班彪傳・隗囂擁衆天水・彪避難從之・著

王命論。欲以感嚣。而嚣終不聽。子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

孫　端綬佩章　校
景緯撰基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六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七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　鎮備九參訂
濟南朱　琦景韓同訂

雜說中第八 十六條

諸晉史 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檉著者一作書王隱檉道鸞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

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媸者矣

臧氏晉書稱符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于石虎至于人物則過之按後石之時田融趙史謂勒為張賓石虎為後石也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屬慕容沙漠而南地歸司馬逮于符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勔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摘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其為踳駁難以覺悟按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舄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其流俗怪說又劉敬昇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昇之書范曄後漢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謂皇家撰晉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

馬遷特致詳贊之辭非謂無也篇末云何以叔齊雖賢得孔子而名益彰焉深惜許由未經孔子稱述故云少辭不少說兄何哉不收莊子之寓言而必以孔

令俗之學者說皃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摭彼虛辭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馬遷持論稱堯世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昇作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偽知而故為罪之甚者

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

予之言為斷焉遷之黜百家而崇儒術至矣乃蒙訊先黃老後六經曾無有辨其誣者

編臨朝八年之事于紀載其終身之事于外戚傳班書極其精審

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序例一卷晉書之首故云首發凡例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為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呂氏以為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字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編輒叙娥姁之事其為

率畧不亦甚邪、

楊王孫布囊盛尸、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爲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愆、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爲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舊晉史本無劉畢傳、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

漢書殷芸字灌蔬均之宗人累遷直東宮學士

史記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孔子序列

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以余

所聞許由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

高士傳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適

于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

聞之洗耳于潁水之濱

風俗通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

葉令事謹按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

者令曰公葉人追思而立祠此乃春秋之時何

有近孝明乎

宋書臨川王劉義慶謚康王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仕先主從事中郎使

于吳權聞其才辯欲折以辭曰勞事無道之主

乎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肆意放蕩常乘鹿車

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

骸如此

補注

隋書經籍志。晉書鈔三十卷。梁豫章内史張勔撰。

南史。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以失愛出征河東。溺死。注後漢書。未竟。著三十國春秋。

漢書楊王孫傳。臨終。謂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晉書畢卓傳。卓字茂世。新蔡銅陽人。太興末為吏部郎。飲酒廢職。嘗謂人曰。得酒滿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宋畧一條

裴幾原刪畧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徐傅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竣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三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

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
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
其過至于二凶為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書（一作數）始
明罪狀必刋諸國史豈宜異同孝武作賦悼亡鍾
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其事甚
下無復文理非工凞先構逆懷姧矯言欺衆且所
為草藁本未宣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
蕪濫者邪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佗說則宋年美事
遺畧益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

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鄶無足致譏若裴氏者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掎摭云

南史宋文帝元嘉元年進司空徐羡之位司徒尚書令傅亮左光祿大夫二年徐溥上表歸政上始親覽萬幾三年徐溥有罪伏誅

宋書文帝袁皇后諱齊媯左光祿大夫湛之女遣太祖生太子劭及崩詔延之為哀策文

南史元凶劭弑以顏延之為光祿大夫長子竣為孝武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文辭何乃至爾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為陛下劭意乃釋

前漢書孝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及卒以后禮葬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云

南史。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帝密取之。假姓殷氏。寵冠後宮。及薨。上痛悼不已。于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

宋書。元嘉六年。裴松之注三國志成。上表曰。竊惟繪事以衆色成文。蜜蜂以兼採為味。臣實頑乏。顧慚二物。不足上酬聖旨。少塞愆責云。

宋書。孔熙先。魯國人。有縱橫才志。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月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遂與范曄謀逆。伏誅。

前漢書。漢王與項羽。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曰。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于蜀漢。罪一也云云。凡十罪。

文選。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文。司空曹操父嵩乞丐携養。因贓假位。又云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

後魏書二條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所書謂魏收所撰者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恥者則加減隨意依違罕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以師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臠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然則北之重南其禮若此安有黃旗一作旗之主親屈已以求婚而白登之陣乃致疑而不納其言河漢不

亦甚哉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
為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奴耳出關東風俗傳此
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魚目而笑明月者也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
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
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
休文所言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拓跋之
祖本李陵之胄當時眾議相斥事遂不行或有竊
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

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眞僞難辨
者矣

魏書佛貍魏主燾字
宋書田奇至魏師燾指兒孫示奇曰至此非惟
欲爲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
相犯秋毫
晉書晉元帝欲擇壻王珣曰謝混不及眞長不
減子敬帝崩袁崧欲壻混珣曰卿莫近禁臠初
元帝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爲珍膳項
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敢食于時呼禁
臠故珣因以爲戲
梁書魏使李諧聘梁主客郎范胥曰金陵王氣
兆于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固宜
在此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
黃旗終于入洛無乃自害也江表傳云初丹陽
刁玄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

其文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其荆揚之君乎。

漢書。匈奴縱精兵十餘萬。圍漢高帝于白登七日。

宋書。索頭虜。姓托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

【補注】一統志。桑乾河。在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邑縣北洪濤山下。東南入盧溝河。北魏都垣。在今府城北門外。

敘逼禪甚曲
折餘亦平平
何過譽乃爾

北齊書史三條

王劭國史至于論戰爭述紛擾貫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敘文宣逼孝靜以受魏禪二王殺楊愔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起于曲沃楚靈敗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敘高祖破宇文于邙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後鄢陵之戰齊敗于鞍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

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觀其事、或君臣之日、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為夥、廬江目橋為圯、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丁禮反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鄉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時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

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嬈。而彦鸞伯起。務存隱諱。謂長為藏盖為姚萇諱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盖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藉多聞以成博識。如今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為益彌多矣。足

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

皇家修五代史館中墜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為新史觀其朱墨所塗鉛黃所拂猶可識者或以實為虛以是為非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之撰齊書（謂李伯藥）其廟號有犯時諱者（謂有世字犯太宗文皇帝諱也）即稱諡焉至如變世祖為文襄改世宗為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謬不可勝紀故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

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讜書成絶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真偽難尋者不其痛哉

北史魏孝静將禪位于文宣帝在昭陽殿襄城王昶奏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斂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宅

北史齊廢帝乾明元年長山王演赴鄴居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等以演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演為太師司州牧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錄

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演既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湛期獵。謀之于野。三月申戌。演初上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于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等。同斬于御府之內。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以演統大業。是為孝昭。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于晉。濟河。圍令狐。二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重耳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盈為欒祁之愬。出奔楚。遂如齊。二十三年。齊以藩車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欒氏乘公門。范鞅用劍以率卒。欒氏退奔曲沃。晉人圍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公子比等帥四族之徒以入楚。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五月。王縊于芋尹申亥氏。

北史魏孝靜武定元年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周文帝帥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神武大敗之于芒山擒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

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伐齊次晉州大敗之齊主緯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帝率諸軍追之緯自將輕騎走鄴帝帥六軍趨鄴大破之齊主走青州遣大將尉勤追擒之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與楚師遇于城濮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晉入楚軍三日穀

春秋左傳成公二年晉郤克帥師以救魯衛六月癸酉陳于鞌郤克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北齊書高湛神武第九子謚武成皇帝廟號世祖改元河清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為文襄皇帝廟號世宗

魏書孝武既入關高歡乃與百僚會議迎清河

王宣之世子立之。是爲孝靜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高歡輔政。歡死。子澄襲位。

補注

春秋。成公十有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伯敗績。

史記。陳涉世家。涉既王。故人入見曰。夥頤。涉之爲王。沉沉者。楚人爲多爲夥。故天下傳之。

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遊下邳圯上。

晉書。周圯傳。殺我者諸傖子。師古注云。吳人呼楚人爲傖。又晉陽秋云。吳人呼中州人爲傖。

唐書。李延壽傳。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

隋書嘉話。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爲張底。

左傳昭公三年。齊公孫竈卒。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漢書。張良傳。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廼公事。又酈食其傳。騎士歸。食其見謂曰。若見沛

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師古注。若。汝也。

晉書。庾峻傳。王衍不與庾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𣚍虬之徒從風而靡按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于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佗

術（述一作）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宇文氏事多見于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又多見于蕭韶太清記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畧）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周書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為周文帝所知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為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隋書二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於編于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詬惑夫史載言示後世者貴于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記注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穽董

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

案隋史識王君懋撰齊隋二史其敘錄煩碎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載為失更多可謂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者矣

隋書袁充字德符陽夏人歷官太史令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帝每有征討充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并誅充

史記始皇三十四年李斯以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

後漢書初光武遷洛陽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及董卓移都吏民擾亂內辟雍東觀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

小乃制為滕囊王允所收而西七十餘乘後長安之亂焚蕩殆盡

隋書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隋文受禪進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有劉訥者亦仕儀同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為臻還家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顧眄久之方悟

北史王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閉目伺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孫　端紱　佩章
　　景緯　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七終